

▼1984年學生畢業禮（前排左六為李海）



▼他說自己非「教育」學生，而是「教管」學生



▲李海在已荒廢的新三門仔校舍前留影

# 漁火閃閃 老師嚟啦 幾代村民沐春風

上世紀60年代，政府興建船灣淡水湖，大埔三門仔村全村搬遷。數十年風雨過去，村外人李海見證滄海桑田，這位第一老師將人生最美好的歲月奉獻於此，陪同這個小漁村成長，培育了三門仔村好幾代村民，看漁農社會消逝，看大埔衛星城興起，並收穫一段段如親人般真摯的感情。

大公報記者 張琪(文) 何嘉駿(圖)  
部分相片由受訪者提供

▲三門仔新村今年遷村五十周年

# 李海猶記船笛讀書聲

上世紀60年代，港府為解決食水問題，決定在大埔船灣興建淡水湖，要求灣畔及灣中七條村的村民遷走，包括位於白沙頭洲的三門仔村。1965年，三門仔全村遷往船灣鹽田仔，取名「三門仔新村」。其後，三門仔新村陸續加入來自舊村及高流灣的漁民，共同建設今日的三門仔新村。

上世紀中，三門仔等地區的農村教育依然非常落後，不少適齡學童沒有機會求學。為提升全民素質，1958年2月李海受魚類統營處調派到三門仔漁民子弟學校任教員兼校務，成為三門仔村的第一名老師。初到三門仔舊村的李海，對村內落後的景象感驚訝，更形容「舊三門仔是個孤島」。李海回憶起第一次到三門仔時，「有個小朋友好遠咁叫我嘅船到就大叫『老師嚟啦』，之後每隻艇的漁民鑽出頭，將好奇嘅眼光集中喺我身上！」

## 水路出入舉目連綿山岡

當時，他要獨自一人教導全校45名學生，而且事無大小，如掃地、教書、處理校務，甚至為學生煮飯、療傷都統統包辦。如今，雖然村內學校已經荒廢，但過去幾代村民都是在他的淳淳善誘中成長，見證三門仔新村五十多年來的變遷。現時他回村探望村民時，不少村民一見到他就大喊：「李校長快啲入屋，沖杯咖啡你飲！」更有人直說「李校長差唔多係自己一家人啦」。

李海憶述，第一天抵達舊三門仔村時，沒有常規交通，出入都需搭順風漁船往大埔，而且舉目四



▲石二妹：「我屋企幾代人都係佢教」

顧都是山岡連綿起伏，山上叢生野草荆棘，一個荒涼的印象滲入他的腦海。而大埔三門仔村搬至新村後，情況並無改善。所謂的新村，只有兩層平房，36個單位，沒有其他自建房屋，當時的政府亦沒有將所有生活所需的設備配置好。整條新村入伙，戶內沒有自來水、無電、無電話，取水要靠街喉，只有化糞池式的公廁，及菜畦旁的泥濘小路，沒有正式公路。

當時，每屆村代表是靠「香港人愛拚搏的精神」，不斷奔波勞碌，整個村才漸入佳境。慢慢地，

村中戲棚搭起了、公廁改善了、污水渠鋪設了，通往馬屎洲、劏雞井的三合土山徑建好了，村民的生活變好了。

## 喝新釀土酒決意教下去

數十年光陰中，李海一直陪伴在村民身邊，甚至在大埔置業，「識咗太太就成日要分隔兩地，但之後我哋就離開九龍，喺大埔買咗樓，一直住到而家」。他稱，與村民相識的第一個晚上，村民對他盛情款待，更特意設宴，「雖然只係一碗白豆泥鯧、一碟白切雞，一碟油菜，但係當時已係珍品。」本來不嗜酒的他，在村民盛情款待下，喝了半杯新釀的土酒，頓時令他感到的不僅是日後在此的生活可能如土酒一般苦澀，同時心中也留下一個想法——要好好回饋村民的情誼。

## 漁民學校上世紀末關門

李海在過去數十年間，親自打造的三門仔漁民子弟學校，雖然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已經逐漸荒廢，但全盛時期有逾200名學童入讀。他稱，時移易

，村內出生率偏低，加上新界發展迅速，交通網絡變得完善，不少村民寧願送孩子到距離較遠但配套設施相對完善的學校，令鄉村學校漸漸被淘汰。不過，時光淘汰的是學校，卻不會刪去李海數十年間為學校的付出。

李海在三門仔村的第一批學生、年逾60歲的石二妹笑稱，當年基本全村都是文盲，見到有老師就非常興奮，「自從李校長嚟咗後，我哋個孤島上開始有朗朗的讀書聲。而且唔單止我係李海校長的第一批學生，我屋企幾代人都係佢教。」

石二妹說，李海校長剛到三門仔時，好多村民都非常貧困，不少學生為幫補家計，需出海捕魚，李海不論學生何時上岸，都會盡量安排他們上堂，而且每逢學生出現「搵手爛腳」，定必為他們清潔消毒，「遠遠超出一個老師原本的責任」。她續說，不少村民仍會說「校長係全村最有文化，我哋有乜都仲會請教佢」。

# 小村如孤島 半月返家一次

上世紀中，李海獲魚類統營處調派到新三門仔漁民子弟學校擔任教員兼校務。新三門仔漁民子弟學校原位於白沙頭東部的舊三門仔村。李海憶述，舊三門仔村全島只有一間磚屋、兩間木屋與一間新建小學，岸邊則有兩隻破艇繫在榕樹底下，一片荒蕪冷清。

這個歷史悠久的小漁村，如孤島般存在，當時生活條件惡劣。當年的副村長石廣長稱，「無諗到咁偏遠的地方有老師願意嚟，第一眼見到李海校長時覺得好激動」。其實，李海抵達的第一個晚上他心中亦是久久不能平靜，倍感孤獨，「感到自己一人孤苦伶仃地在宿舍，一種遺世獨立的感覺湧上心頭」。如「孤島」的舊三門仔村沒有常規交通，出入都是搭順風漁船往大埔，搭貨車，經菜畦，路途曲折，李海只好每隔一、兩星期才能返回在九龍的家，更笑稱「唯有學會將學校變成自己嘅屋企」。

## 險遭颱風「瑪麗」捲走

李海初來報到的第一年，全校學生有45人，但校長、老師與校工多職全由他一人擔當，翌年才再來了兩名老師分擔工作。不過，「孤島」上的生活並不容易。1959年夏天的一晚，颱風「瑪麗」突然襲港，他與一名老師留守學校，差點被狂風捲起，「唔死得已經好嘍，學校一半屋頂都被吹起」。他憶述，當晚掛起十號風球，暴風來襲，掀起學校一大半屋頂的石棉瓦，瓦片橫飛，風雨交加，用面盆笠在頭上，只可以躲在廚房內。翌日，他發現不少貨船煙筒被吹斷，漂至岸邊，而且不少船在岸邊擱淺，壓毀半條碼頭。

後來三門仔搬至新村初期，學校人手依然十分短缺。整間學校三位老師中，一位年事已高，無力搬運，當時搬村人手緊絀，村民各家亦需自顧，實際搬運整間學校傢俬的人手，只有兩名老師，加上年紀較長的五、六年級學生幫手，才能成功搬遷至在半山的新校，「成功後，感覺到同我哋學生獨有一種難以言喻滿足感」。

# 大男孩化身全能保姆

李海當年到三門仔舊村任教時，只有27歲，放在現今社會，大家只會視他為一名「大男孩」，但在當年，他需化身成為「全能保姆」。年輕的他除教學、改作業外，還要修補窗門，甚至為學生洗衣、煮飯。他笑言，自己並不是在「教育」學生，而是在「教管」學生，負責學生生活遇到的所有問題，甚至是睡覺。

李海雖是全校唯一的老師，有些事即使已經超越老師的職責，他只是淡淡稱：「我只係關心孩子」。他是這樣的一名老師，若有學生弄傷手腳，無論何時，他都會為他們處理傷口；若學生肚子餓，他會親自下廚，與學生分甘同味；甚至有時學生家長外出捕魚至夜晚未歸，學生需留宿校內，他便在晚上為他們蓋被子，因為「驚佢哋凍凍。」

## 現村長屬首批學生

李海經常在課餘時與學生一起嬉戲。有一次，他與幾個學生在山邊嬉戲，忽然下起大雨，他馬上脫下自己的外衣，為學生遮擋身體，寧願自己淋濕也不願意他們着涼。不過，李海並非只會一味寵愛學生，他說若發現學生有不良言行，一定馬上嚴肅矯正，令不少學生直言「怕怕」。李海稱，「我覺得自己對佢哋係教育咁簡單，準確嚟講係管教，係負責漁民的下一代，要肩負學生嘅所有嘢。」

三門仔新村現任村長石廣燕，當年正是李海的第一批學生。他稱，過去數十年間，老師李海為三門仔新村作出不少貢獻，而且早與村民建立如親人般的情感。現時每逢村中喜慶事情，李海都是村中慶典的座上嘉賓。



▲石廣燕（右）說，村中慶典常邀老師任座上賓



▲與大家笑談過去點滴



▲李海筆下的舊三門仔校舍



▲七十年代新三門仔



▶1968年，時任防衛司陸鼎堂（左）到校參加頒獎禮